

莫札特安魂曲的生命教育意涵

莊舜旭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 要

在少數的作品中因為特殊的機緣，莫札特展現出他靈魂深處的人性與掙扎，而成為前所未見的偉大感人的作品，他的安魂曲(Requiem K. 626)就是這樣的曠世鉅作。本文試圖探討這首曲子所帶給我們的生命(教育)啟示，尤其是以生死學中對瀕死者狀態的探討來瞭解莫札特創作此曲的心路歷程。生命教育是「培養並保持健全的身心靈的教育」；生死學則源自美國的「死亡學」(Thanatology; Studies of Death and Dying)，其中包含對瀕死與死亡所涉及的諸多問題的探究。莫札特在這首安魂曲中，誠實地展出瀕死者對死亡的恐懼、無助與悲傷，而且更進一步表現出瀕死者追求「救贖」、「解脫」或是生死學中談到的「宇宙機制」的迫切渴望。在傳統的安魂曲經文中，莫札特用音樂賦予它無比的生命意義。

關鍵字：莫札特、安魂曲、生命教育、生死學

* 本文 2007.03.08.收稿，05.21.審查通過。

前言

莫札特的音樂一般給人的印象是活潑、歡娛而無拘無束的。這自然符合他的個性，但是跟當時社會的期待也有極大的關係，在娛樂貴族的目的之下，音樂家當然以寫作愉悅的作品為主。然而在少數的作品中因為特殊的機緣，莫札特展現出他靈魂深處的人性與掙扎，而成為前所未見的偉大感人的作品。他的安魂曲(Requiem K.626)就是這樣的曠世鉅作，而本文則試圖探討這首曲子所帶給我們的生命（教育）啓示。

生命教育與生死學淺釋

在探討莫札特安魂曲的生命教育意涵之前，必須先對本文重視的生命教育的範圍作一簡單的說明。「生命教育」一詞，在今日已經成為教育的重要理念，其包含範圍非常深廣。一言以蔽之，生命教育是「培養並保持健全的身心靈的教育」¹。然而，本文所探討的內容，則主要與生命教育中的生死教育，亦即生死學有關。生死學源自美國的「死亡學」(Thanatology; Studies of Death and Dying)，而由傅偉勳教授引進國內，並將其內容擴充為生死問題的研究²。其內容可分為狹義的與廣義的生死教育，前者主要從死亡方面著手，探討瀕死與死亡所涉及的諸多問題，而後者則加以擴大解釋，凡人生所面臨的生、老、病、死等困惑問題，都在研究的範圍³。本文的探討中，主要是針對莫札特如何在瀕死的處境中寫下如此偉大、感人的音樂，而安魂曲中又是如何展現莫札特在最後時刻的心路歷程，因而主要與狹義的生死學較為有關。死亡是生命的重要環節，也是不可避免的歸宿，因此培養對死亡的正確認知的確是「培養並保持健全的身心靈的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希望透過本文的討論，能破除一些國人的避諱，以健康的態度去認識死亡以及這首偉大作曲家的天鵝之歌⁴。

¹ 此結論得自筆者另一篇研討會論文〈貝多芬交響曲中的生命教育意涵〉，發表於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通識教育的意義暨其實踐——以「生命教育」為例』學術研討會暨教學成效『海上絲路學生成果發表會』，2004.06.11.-12.，臺中，會議論文集頁 63-72。

² 劉作揖，〈《生死學概論》〉（臺北：新文京開發，2003），頁 2。

³ 劉作揖，〈《生死學概論》〉，頁 3-4。

⁴ 「天鵝之歌」一詞來自西方一個年代久遠的傳說：有一種天鵝終其一生不發一聲直到死前才會鳴叫出淒美的歌聲。於是，一般便以此來形容藝術家死前的最後作品。

莫札特安魂曲的創作背景

在奧斯卡得獎名片《阿瑪迪斯》中，以十分戲劇化的手法渲染了莫札特創作安魂曲的緣起。片中描述忌妒莫札特的宮廷作曲家薩里耶利，爲了竊取莫札特的作品，戴著片中象徵莫札特父親的譴責與死亡的面具，匿名前往委託莫札特寫作一闕安魂曲。而莫札特受到這樣的驚嚇，以爲是死亡使者的催命委託，於是在驚恐中創作此曲。其實歷史上委託莫札特寫作此曲的人，純粹只是爲了實際的需要，也就是爲了親人的過世而需要安魂曲作爲追思彌撒的音樂。這個委託人是愛好音樂的華西格伯爵(Count Franz Walsegg zu Stuppach)。1791 年二月當他的夫人去世時，他找人送了一封沒有署名的委託信給莫札特，而其實目的是想要用自己的名字來發表給愛妻的安魂彌撒曲⁵。這和中國古時富人出錢請文人捉刀寫墓誌銘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對後來身患重病的莫札特來說，這匿名委託確實像是死神的召喚一般令他害怕⁶。起初莫札特因爲忙於創作別人委託的兩部歌劇「狄多的仁慈」(La Clemenza di Tito)與「魔笛」(Die Zauber Flote)而分身乏術，等到他有空回頭創作安魂曲時已病入膏肓，因而未能完成此曲便撒手人寰，只完成了一部分並留下了許多草稿與創作指示。此後莫札特的遺孀康斯坦彩爲了拿到另一半的酬金，先後找了當時幾位優秀的作曲家來補完此曲，最後決定由最瞭解莫札特指示的弟子蘇斯邁爾(Sussmayr, 1766-1803)來完成而成爲現在世人所熟悉的演出版本。

莫札特在一封以義大利文寫給他的劇本作家達彭特(Da Ponte)的信中描述了創作安魂曲時的心理狀態：

我整個腦子都搞亂了，無法思考，而且一直沒辦法忘記那位匿名人士的影像。我不斷看到他的影像，他求我，對我施壓，不耐煩地要我把作品給他。我正在進行，做這件差事可比什麼都不做還輕鬆一些。此外，我也沒有什麼好怕了。依目前的狀況來看，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生命的喪鐘已經響起，我已瀕臨死亡邊緣，在我能從自己的天分得到任何好處之前，死神就找上我了。然而生命一直如此美麗，而我的事業曾在非常好的兆頭下開始。但沒有人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人無法知道自己還剩多少日子可活，人一定要

⁵ 邵義強，《維也納古典樂曲賞析》（臺北：錦繡出版社，1999），頁 201。

⁶ 邵義強，《維也納古典樂曲賞析》，頁 201。

認命，神的旨意一定會貫徹的。就此擱筆。眼前攤著我的天鵝之歌，我不能沒寫完就走。⁷

這封信很生動的描寫著莫札特最後創作時，似乎把匿名的委託者想像成死神的使者在不斷催促，並透露因宗教信仰而產生的認命態度。雖然一些學者認為這封信很可能是偽作而不能採信⁸，但是莫札特確曾含著眼淚對妻子說他是在為自己譜寫這首安魂曲⁹。可以確定的是，莫札特在創作安魂曲的過程中，已經感到死亡的強烈威脅。余德慧在他的《生死學十四講》一書中說明死亡的過程是一種從「心智自我的外造化」轉變為「默存」的存有狀態¹⁰，這也就是體認到世俗價值的虛無而放下一切面對死亡的過程。俗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就是這個意思吧。試想，當一切都將結束時，虛偽狡飾還有什麼意義呢，當世俗的一切名利都帶不走時，還會再去追求它嗎？然而，在這個瀕死的過程中，人卻可能追求一些超越世俗利益的成就，尤其是藝術家，很可能為最後的傳世之作而努力，這種努力毫無私心，因此更為真誠可貴。據說莫札特死時的最後一個動作，是試圖發出安魂曲中的鼓聲¹¹，這真是符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了。也因為如此，莫札特在安魂曲中展現了前所未有的靈魂深度，只因此曲不再像其他作品一樣，在意著別人的品味嗜好，而是在一種「默存」狀態中的真實流露。因此，在古典時期少見的真實情緒如恐懼、悲傷、無助等，用無比動人的音符展現出來，而迫切渴望的救贖似乎是作曲家在此曲中所提出的解答。此曲的精神已經超越它的時代而預示著浪漫主義的來臨。

莫札特安魂曲的歌詞內容簡釋

全曲是依循傳統的天主教儀式進行，所使用的歌詞也是天主教會慣用的拉丁文經文。由於儀式與歌詞都是固定而無新意可言，因而安魂曲的水準往往取決於作曲者如何體會歌詞涵義並以作曲靈感及技巧來表現。

以下先列出在莫札特安魂曲中進行的儀式與相關的經文：

⁷ Peggy Woodford 著，程秀堯譯，《偉大作曲家羣像——莫札特》（臺北：智庫文化，1995），頁 140。

⁸ 邵義強，《維也納古典樂曲賞析》，頁 198。

⁹ 邵義強，《維也納古典樂曲賞析》，頁 200。

¹⁰ 余德慧、石佳儀，《生死學十四講》（臺北：心靈工坊，2003），頁 57。

¹¹ Peggy Woodford 著，程秀堯譯，《偉大作曲家羣像——莫札特》，頁 142。

I. 進堂詠(Introitus)：顧名思義為神職人員上壇前的祈禱經文。在安魂曲中使用的是安息經(Requiem)，而此名稱是來自其第一句詞，其經文如下：

主啊，求祢賜他們永恆的安息
並以永恆的光照亮他們
主啊，祢應當在錫安受稱頌
而人的誓約當在耶路撒冷償還
主啊，傾聽我的禱告吧，凡是肉身終將歸向祢
主啊，求祢賜他們永恆的安息
並以永恆的光照亮他們

II. 垂憐經(Kyrie)：這是一般彌撒曲最常見的開場曲

上主請垂憐
基督請垂憐
上主請垂憐

III. 繼叙詠(Sequentia)：傳統上用較裝飾的樂句來延長經文的尾音，後來形成多段獨立的經文與音樂，稱為繼叙詠。在莫札特安魂曲中一共選了六段經文作成精采絕倫的音樂：

1. 震怒之日

那是震怒與審判之日
舉世化為灰燼
大衛與西比拉都有預言
將是何等恐懼
當審判者從天上降臨
追問一切清算無遺

2. 號角響起

神奇號角響遍四方
召喚所有死者起自墳塚
來到審判者座前聚集

死亡與大自然的規則都被撼動
所有受造都要復生
回答審判者的審問
一本冊子上巨細靡遺載明一切
全世界依此受審
當審判者登上寶座
所有被掩蓋的真相都將顯現
沒有罪行可以脫逃
罪人如我將如何答辯
又能拜託誰為我求情
就連義人都不自安

3. 威嚴君王

祢是可怕威嚴君王
卻白白賜下救贖
慈悲的泉源，救救我！

4. 求主惦記(Recordare)

至慈耶穌求祢惦記，道成肉身為的便是我等的救贖，那日切勿將我拋下

主為覓我奔波碌碌，被釘十字架換得我的救贖，這般辛苦萬勿落空
神的審判公正不偏，求祢寬恕我的罪愆，在那清算之日以前
我如囚犯流淚痛悔，自知有罪滿面慚愧，虔誠祈求神的赦免
祢曾寬恕有罪婦女，也曾俯聽大盜心聲，為我燃起一線希望
我的禱告微不足道，求祢慈悲許我救恩，使我免於永恆火焰所焚
綿羊群中給我席位，使我從山羊中脫離，將我置於祢的右手邊

5. 惡人受判決(Confutatis)

當惡人接受判決已定
全被投入熊熊烈火之時
求祢召喚我同享善人永福
而今伏地祈禱懇求
心中痛悔如同灰燼

請保守我最後命運

6. 落淚之日

那是悲慘落淚之日

罪人復活起自塵土

負罪之身等候審判

神啊，求祢赦免他

至慈耶穌我主，求祢賜他們永恆的安息，阿們

IV. 奉獻詠(Offertorium)：奉獻儀式時的經文，這裡共有兩曲

1. 主耶穌基督(Domine Jesu Christe)

主耶穌基督，榮耀的君王，請拯救已故信徒的靈魂，脫離地獄苦刑與深淵。拯救他們免於獅子之口，不遭地獄吞沒，也不落入永恆的黑暗之中。而讓總領天使聖米凱爾引領他們進入祢的聖光中

這是昔日祢應許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的

2. 犧牲(Hostias)：指殺羔羊獻祭

主啊，我們獻上犧牲與禱告來頌讚祢

這是為了今日我們所紀念的亡魂，求祢悅納

主啊，求祢使他們跨越死亡進入永生

這是昔日祢應許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的

V. 聖哉經(Sanctus)：以下三段為一般彌撒中常用經文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神的主，祢的榮光充滿天地，和散那於至高之天

VI. 祝福經(Benedictus)

奉主名而來的，當受祝福，和散那於至高之天

VII. 羔羊經(Agnus Dei)

免除世人之罪的神之羔羊，請賜給他們安息

請賜給他們永恆的安息

VIII. 聖餐詠(Communion)：領受聖餐的儀式

主啊，請以永恆的光照亮他們
使他們和聖者永遠同在，因為祢是仁慈的神
主啊，求祢賜他們永恆的安息
並以永恆的光照亮他們
使他們和聖者永遠同在，因為祢是仁慈的神

莫札特安魂曲中之生命教育意涵探討

接下來讓我們來對莫札特安魂曲中的深刻內涵作比較詳細的討論。如前所述，莫札特未能完成全曲，而由弟子蘇斯邁爾補完。不過莫札特對此曲大部分的樂段都已有明確的構想與草稿，而這正是值得討論的重點所在。在此我們姑且不去追究爭議很多的音樂創作細節，而把曲中重要的深刻意涵歸功於莫札特的意念，因為此曲之所以感人至深仍在於莫札特的原創意念，而其弟子在其自身的創作中其實並無超凡的成就。

首先在進堂詠的前奏中，莫札特罕見的以兩組低音的木管樂器——巴賽管(Basset Horn)與低音管(Bassoon)——用交互出現的上升音型來主導音樂的進行¹²。這樣幽暗的音色無疑是一種情境的描繪，讓人聯想到死者瀕死時體驗的轉化過程，或是一般所說的靈魂飄離的過程。緊接著出現四部合唱交互唱出「Requiem」，也就是「安息」一詞，彷彿死者聽到周圍眾人一起為他祈求永恆的安息。安魂曲的原文「Requiem」也就是來自這整個儀式的第一個字。在這樣莊嚴肅穆的樂段之後，樂曲突然轉成明亮的調性，讓人感受到歌詞「並以永恆的光照亮他們」，尤其在唱到動詞「照亮」(luceat)時，巧妙的高音轉折令人為之動容，彷彿生命找到了全新的光明去處。接著由女高音溫柔地唱出讚美「主啊，祢應當在錫安受稱頌，而人的誓約當在耶路撒冷償還」，可是隨後合唱唱出「主啊，傾聽我的禱告吧」時，卻是一種吶喊的語氣，而樂團中的伴奏也製造出一種象徵反抗的強烈音型¹³。在這部作品中，可以多次聽到莫札特用這種抗議、質疑的態度對他的上帝說話，這在宗教音樂中是極為少見的，因為人是不敢用這種態度跟所敬畏的神說話的。但是在這部作品中，莫札

¹² Alfred Einstein, *Mozart: His Character, His W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353.

¹³ Alfred Einstein, *Mozart: His Character, His Work*, p.353.

特似乎已進入了生死學所謂的「存有」狀態，脫離了心智自我的思考層¹⁴，加上他本來就不是一個世故的人，所以內心深處的疑慮也毫不掩飾的呈現在音樂中。這種對死亡的焦慮不安，更強烈的顯示在下一段「垂憐經」之中。進堂詠結束時，音樂停在一個未解決的和絃上，直接接著進行「垂憐經」，而這段原本是最普通的祈禱詞，莫札特卻用前所未見的陰暗和聲¹⁵，建構成一段宏偉但是充滿不安的賦格曲，似乎懷疑公正嚴厲的上主是否真的會憐憫這垂死之人呢。

在「繼叙詠」(Sequentia)中莫札特寫下了六段不朽的偉大音樂。首先在「震怒之日」(Dies Irae)中，展現了宗教音樂中前所未見的戲劇張力，即使是在莫札特的歌劇中，也只有極少數作品能達到這種張力，如唐·喬望尼(Don Giovanni)中石像客將唐喬望尼拉下地獄的場景。在「震怒之日」這段音樂中，管絃樂營造出可怕的氣勢，而強大的音樂與其說是在描摹上帝的威勢，不如說它直接描繪了莫札特心中所恐懼的死亡！接著在「號角響起」(Tuba mirum)中與前面的恐怖呈現出一種對比，四位獨唱者輪流以溫和但堅定的口吻，述說最後審判的必然性，同時呈現一種無奈的悲傷。而最後女高音唱出「罪人如我將如何答辯，又能拜託誰為我求情」時，呈現人的無助與徬徨，這是莫札特把自身的軟弱赤裸呈現，而在後面的其他樂段更是一再的把這種無助化為哀告。這種人性的表露，使這部作品成為真正屬於人的藝術，而非僅為宗教的應景之作。在「號角響起」(Tuba mirum)這段音樂中，開始時以一支長號穿插著獨奏旋律象徵那支神奇的號角，而莫札特選用低沉的長號而非嘹亮的小號，除了跟他本身不喜歡高亢的小號外，似乎是用長號來營造那莊嚴而堅定的召喚。而唱到最後一句「就連義人都不自安」時，四位獨唱者才一起重唱，而音樂卻是在不安的歌詞下轉成甜美的和聲，或許這象徵著審判者最後的仁慈¹⁶，也是作曲者心中渴望的救贖吧。

繼叙詠的第三曲「威嚴君王」生動的呈現了莫札特心中的對比情緒，前面唱到「祢是可怕威嚴君王，卻白白賜下救贖」時，樂團奏出莊嚴但冷酷的附點音型，而合唱用突然的強音唱出「君王」(Rex)一詞，強烈呈現出神的嚴厲，或是死亡的冷酷，而後唱到「救救我」(salva me)時，卻是全然柔弱的嘆息與呼救。在此曲中前面象徵嚴厲、冷酷的部分，採用多聲部對位的手法，彷彿天兵天將四面八方降下的威勢，這在前面的垂憐經已經使用，而在此呈現出一貫的邏輯性。之前的大作曲家韓德爾

¹⁴ 余德慧、石佳儀，《生死學十四講》，頁 99。

¹⁵ Alfred Einstein, *Mozart: His Character, His Work*, p.353.

¹⁶ 邵義強，《維也納古典樂曲賞析》，頁 205。

常使用這種手法使人感受神的偉大與人的渺小，只是所傳達的多為喜悅或讚美的訊息。莫札特則把宗教音樂的這種多聲部對位傳統，轉化為使人畏懼的戲劇張力。而前面營造的強大張力，則完全是為了突顯後面呼救者的無助與渴求。

接下來的第四曲「求主惦記」(Recordare)，是全曲中最精巧純美的一曲¹⁷。前奏再度使用兩支巴賽管那種幽暗朦朧的音色，底下則以大提琴奏出流動細膩的裝飾音符，然後獨唱者接著唱出巴賽管的長音音型，而且以精巧的對位展開，歌詞雖是祈求耶穌的惦記拯救，音樂卻是一種對人心的撫慰。在此莫札特展現宗教信仰帶給人的希望與平安，曲子中可以聽到不安與陰暗的音型以甜美的和聲解決，似乎著重在傳達歌詞中「你曾寬恕有罪婦女，也曾俯聽大盜心聲，為我燃起一線希望」這種救贖的盼望，十分感人。

第五曲「惡人受判決」(Confutatis)則又再度強烈呈現瀕死者的恐懼與對救贖的渴望。一開始絃樂部分奏出有如地獄之火的強烈音型，然後男聲交互吶喊著「當惡人接受判決已定，全被投入熊熊烈火之時」，這種生動的音樂描繪，說明莫札特在最後的時光中，心中時常被死亡的恐懼圍繞著，而接著出現女聲聲部以最微弱的聲音唱出「召喚我」(voca me)，又再度顯示一個瀕死者毫無保留的無助的呼救。從這裡可以看出這整部安魂曲無非是莫札特的最後告白，而他所追求的，以基督教的傳統來看是所謂的「救贖」，而以東方傳統來說則是所謂的「解脫」¹⁸，希望在進入一種所謂「宇宙機制」後，能夠體驗到「煩惱盡失的舒適感」與「從未有過的安詳快樂」¹⁹。瀕死的人在身心的煎熬中似乎更能預感到解脫，也因而莫札特呈現的安魂曲是從未有過的真實感人。

在繼叙詠的最後一曲「落淚之日」(Lacrimosa)中，呈現的是無比的悲傷，莫札特只寫到聲樂部分的前八個小節便停筆。由於他還完成了後續的幾曲，所以應該不是寫到這裡就死去，而可以猜測他寫完這一段就先擱下先寫別首。而從這八個小節中蘊含的那種深切的哀傷，很有可能是太過傷感而不能繼續。在這短短的幾句中，先以充滿嘆息的樂句唱出「那是悲慘落淚之日」，而後唱到「罪人復活起自塵土，負罪之身等候審判」時，卻用一種啜泣般的斷續音型，而且漸強到好像要爆開的能量。由於歌詞是固定經文，不見得能完全表達作曲家的心意，所以這種如洪水絕堤般的哀痛，顯然是一種對人世的不捨之情，畢竟莫札特死時才 35 歲。此曲中的哀痛，在

¹⁷ Alfred Einstein, *Mozart: His Character, His Work*, p.354.

¹⁸ 余德慧、石佳儀，《生死學十四講》，頁 191。

¹⁹ 余德慧、石佳儀，《生死學十四講》，頁 181。

整個古典時期，乃至更早的巴洛克時期，是從未聽聞的。巴哈的「馬太受難曲」中雖有深切的哀傷，但是是爲了基督的獻身而同情。莫札特在短短幾小節中的真情流露，即使在後來的浪漫時期，也少有人能達到。

在繼叙詠之後的奉獻詠(Offertorium)，是收取信徒奉獻財物的儀式，在此莫札特創作了兩曲精采的音樂。在第一曲「主耶穌基督」中，歌詞與音樂作了完美的戲劇化結合，這是一個歌劇天才的成果展現，而且莫札特對氣氛的敏感捕捉，本來就是聽他的音樂最痛快之處。曲中唱到「榮耀的君王」、「不遭地獄吞沒，也不落入永恆的黑暗之中」等句時，可以聽到音樂迅速產生對應的變化，令人讚嘆。此外十分特別的是在最後一句「這是昔日祢應許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的」，在此作曲家以吶喊般的對位賦格來表現，有點像是小孩對父母在說「你答應的事不許反悔喔」！而這段賦格在下一曲「犧牲」(Hostias)的最後再度出現，更顯示莫札特對未知的不安與質疑的態度。在「犧牲」一曲中，先以安詳的樂風呈現歌詞禱文「主啊，我們獻上犧牲與禱告來頌讚祢，這是爲了今日我們所紀念的亡魂，求祢悅納」。然而唱到「主啊，求祢使他們跨越死亡進入永生！」時那種吶喊的懇求又再出現，接著又再度重覆歌詞加強感受，而音樂中則以大膽的和聲表達了不安與惶惑。從這些音樂中可以看出莫札特雖是偉大作曲家，然而在死前的疑惑與惶恐與凡夫俗子並無二致，但也正因爲如此，使他的最後作品如此有血有肉，令人感同身受。

接下來的三首曲子，則大部分爲其弟子蘇斯邁爾所作，雖然境界略遜一籌，但也有可取之處。如祝福經(Benedictus)中優美的旋律，有人認爲仍是本於莫札特留下的草稿所作²⁰。不過莫札特擱置這幾首曲子的原因，應該還是在於歌詞只是一般常用經文而未「搔到癢處」，因而較不易激發靈感吧。

在最後結尾的聖餐詠(Communion)，蘇斯邁爾稟承莫札特的指示套用一開始的進堂詠與垂憐經的音樂，只是換一下歌詞。這大概也是無可奈何的權宜之法吧，畢竟結束時需要有深度與力量的音樂，而莫札特顯然不能信任蘇斯邁爾自己的水準。重覆前面的樂曲，雖然有點不適宜，起碼還能有首尾呼應的效果，同時也讓這一闕感人至深的曲子在結尾時免於崩盤的命運吧。

結 語

在莫札特的安魂曲中，我們看到了歷史上最偉大的天才用音樂記述了他瀕

²⁰ Alfred Einstein, *Mozart: His Character, His Work*, p.354.

死時的心路歷程。在這種音樂的深刻感動中，一個人或許能更坦然的去思考這個人人生必經的過程應如何面對。畢竟，生死事大，唯有透過各種角度的觀照，如哲學的涵養、宗教的慰藉、藝術的昇華等，才能使人有足夠的智慧面對死亡，而這樣的智慧能使人活得更加自在美好。在今天的社會中，物質生活的提升並不能保證內心的平安，這正是生命教育不足的結果。莫札特安魂曲這樣的音樂，是音樂中能提供的最佳生命教育教材，也希望藉這篇文章，帶領更多人打破不必要的忌諱，一窺莫札特敏感而豐富的內心世界。

參考文獻

- 何福田主編 《生命教育論叢》（臺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
余德慧、石佳儀 《生死學十四講》（臺北：心靈工坊，2003）
紐則誠 《生命教育——倫理與科學》（臺北：揚智文化，2004）
—— 《生命教育——學理與體驗》（臺北：揚智文化，2004）
哲學雜誌編委會主編 《哲學雜誌》（臺北：業強出版社，2001），第 35 期
邵義強 《維也納古典樂曲賞析》（臺北：錦繡出版社，1999）
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實習輔導處編印 《生命教育》（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實習輔導處，2001）
尉遲淦主編 《生死學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0）
郭靜晃等著 《生命教育》（臺北：揚智文化，2002）
劉作揖 《生死學概論》（臺北：新文京開發，2003）
Anthony Storr 著、張嚶嚶譯 《音樂與心靈》（臺北：知英文化，1999）
Einstein, Alfred. *Mozart: His Character, His W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eggy Woodford 著、程秀堯譯 《偉大作曲家羣像——莫札特》（臺北：智庫文化，1995）

The Life Education Meaning in Mozart's Requiem K.626

Chuang, Shun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n some of his most special work, for some special occasions, Mozart demonstrates the deepest humanity and human struggle which is not often heard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This kind of work became the greatest and most touching in his time and His Requiem K.626 fits into the category. In this article discussion is made to explore Mozart's mind when he composed his Requiem,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Life Education' and the 'Studies of life and Death'. This work i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mind state of dying people. Mozart expressed honestly the fear, helplessness and sorrow of such dying people, and furthermore the eager hope of redemption or the relieved state of mind after the process of death started. The power of this piece is so strong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it comes from Mozart's own experience before his death without finishing the whole piece.

Keywords: Mozart, Requiem, Life Education, Studies of Life and Death